

壯遊八年(五)

陳廣沅

一個工程師的自述

到萍鄉煤礦找生意

湖南的冬天沒有下雪，可是很冷。工役老屠每天用木炭燒一個大火盆。盆上熱一壺茶，整天在家烤火。有一天他由外邊回來說：「袁世凱做了皇帝叫洪憲！又要打仗了！」看他樣子磨拳擦掌，就像他要去當兵一樣。以後晚上他常出去，留我一個人在家。我有時實在害怕，怕鬼怪怕亂兵闖進來。深夜，他回來，似乎有些酒意，但我倒放心了。倒頭便睡。春天來了，父親叫老屠送我去萍鄉煤礦上去工作。我記得我們坐了小火輪到株州。然後由株州坐小鐵路到萍鄉，再過一站叫安源才下車。下車我帶了信找到總公司辦公處報了信，見了一位世伯；他說我已接到我父親的信知道我要來。隨即叫工役帶我到一個招待所去住。第二天老屠同長沙，我又一個人獨住，按時有人送飯來。外邊看看，市鎮甚小，沒有揚州仙女鎮大，可是四面皆山。山上茶花大開，白花綠葉遍山皆是，也甚有可觀。杜鵑花也不少，紅的，大紅的。上下班的時候，人較多些，大部份的人都是黑頭黑臉，祇露出紅眼睛、紅嘴唇。看慣了知道他們是煤礦裏出來的朋友。煤出在山肚裏，地心裏。有小火車開進山洞裏去，又有大升降機將人送到地心裏去。我在那兒吃住玩了幾天，那個世伯找我去，告訴我現在礦上不添學徒的

，過一天派人送我回長沙去。

再回長沙枯坐生病

再回到長沙仍獨住在在大房子裏與世隔離，與任何人都隔離着，惟一的朋友就是老屠，可是他對我「敬鬼神而遠之！」這長長的日子長長的夜不知如何打發。如果在仙女鎮我可以找俞凍子找汪祖福去聊聊天或借些小說看看，回去還可以同媽媽談談，現在真糟了。父親有父親的公事，有他的應酬，有他的家庭。同我沒話說，大概這就是孔子對待兒子孔鯉的辦法。孔夫子一生教育了三千弟子，而每日與七十二賢講道德說仁義，但對於自己的兒子孔鯉沒有教訓過。論語有一段說：「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但現在住美國看美國人之對待孩子的辦法，問暖嘘寒，先意承志，中國之孝於父母者不如也。彼此對照何相去如此之遠耶。孔子之道歟，美國之道歟。惶惑不解者久矣。

夏天來了，蚊蟲甚多。白日尚好，响晚則羣

集於天井，飛鳴上下。夜來則羣起而攻我，躲入帳中尋夢。奈天氣甚熱，悶汗一身，祇求早早入睡而不可得。不久即病瘧，寒熱甚，父親以金雞納霜醫治，熱漸退而人已消瘦矣。無何，滿身生癩子，既癢且疼，好在生一、二日即退，並無大苦。乃有一較大癩子不退，生於右腿面下邊。漸腫大，不能行，再腫則漸疼，疼與時俱增。父親囑老屠在幽暗處找蚰蜒蟲，大的一個。放在「千脚泥」上用鐵鎚鎚，另加「沙壳子」銅錢一個鎚入。鎚好後敷患處。老屠如法炮製並敷在我的腿癩上。次早，不疼了，癩子出頭，席上一大片膿血。從此即愈。不知是何醫理也。秋天湘雅醫學校開學，我考試後得加入試讀。

暫就讀湘雅醫學校

長沙有一個雅禮大學是教會辦的，校長是美國人胡美(Dr. Hume)。是美國耶魯(雅禮)大學(Yale Univ.)，在中國的分校，英文叫Yale in China。湖南省政府要辦一個醫院，即與雅禮大學合資稱為湘雅醫院。並在其下設一個醫學校叫湘雅醫學校以培養醫務人員，附屬於雅禮大學而以留美醫學博士張福運醫生主其事。我入學為第二班預科，在我前面祇有一班。事屬初創多因陋就簡。地址在城北湖宗街民房，課堂在樓下，宿舍在樓上。學生甚少而大多數係來自香

港新加坡之華僑。他們都是西裝革履，平時談話都以英文為主。我這個窮措大的鄉下佬夾雜其間，實在不倫不類。居同室，學同堂，而彼此毫不聞問。我記得當時的生活是：早起後即到飯堂吃早飯，湖南早飯是六個菜一個湯，吃乾飯，無稀飯。同學之非湖南籍者有些不慎。飯後即列隊去潮宗門外廣場作早操。廣場在湘江東岸，望江中沙洲及江西岸嶽麓山歷歷在目。帶隊出入者為學監趙運文先生，溫文爾雅，循循善誘，前幾年纔知道他是交大同學趙曾珏之叔父。回校後稍事休息即上課，當時每日課程為英、國、算、理、化五堂。英、算、理都是美國人，國文係趙運文先生，化學是徐善祥博士（此公與我有緣，後來常在津浦及北京見面，飽學之士也）所有書本除國文外完全美國教科書。初上課有些吃不消，但抱着「人一能之我十之」的辦法努力掙扎，居然也弄得及格。當時湖南同學多係長沙人走讀，除上課外見面甚少。其中有龍毓瑩者與我最熟，他畢業後留美深造為醫學博士，同長沙有名醫生。其餘每日見面者多為外來之華僑。有時看他們寫中文家信，不斷查英中字典，蓋家長們仍注意中文也。第二學期加生理學解剖學而免去國文與英文。

各人知道自己及格不及格。化學徐先生講有機化學極有條理，雖然用一本原書，但他講解時完全空口說白話，兩手做種種姿勢表情。講完似乎都已記得，用不着念書。他真是最好的先生，他自己在我們家課簿上簽字為 Z、Z、Z（徐善祥上海人，至今不忘）。物理先生用的書是 Milligan 物理，他就全靠念書做題目，查課不嚴，學生也就不大做。大概他以為醫生用不着物理所以就馬虎了。數學也就是門面帳，不甚吃力。

學習解剖出了危險

有一天，比我們高一班的學生喧鬧起來，有一個姓湯的同學在上解剖實驗，用刀割取一個囚犯屍體時，偶一不慎，將左掌刺破了一點，先生馬上緊張起來，趕快在他手腕處用皮帶緊紮，在手掌上打了麻藥針，然後用鋒利小刀在手掌劃開很細的平行線刀口，血流如注。先生劃着，學生用消毒藥水灌着。等手掌上劃滿平行線時，即將整個手掌納入消毒水盆中。同學們紛紛議論，並且各自警戒以後上解剖實驗時要十分小心。

經過這許多事項，我對於學習的信心就有些動搖。從此就常常想到是不是決定學醫。醫固是中國所需要，但在民窮財盡外侮日亟的時候，祇對於生病的小羣有益的醫術不能及富國強兵的學問有益於全體民衆的關係重大。而且學醫與我的本性不合，自己對於醫學所必須的基本學問又不够，有一點高攀不上。湖南春夏之交天天下雨，空氣裏濕度高，叫人喘不出氣來，街上滿地泥濘，個個人要穿釘鞋出入。住的宿舍又黑暗，白天要點燈。現在才知住宿的學生祇有三五個，除我外其餘都是華僑。他們總不在宿舍裏，他們有伴，有錢，出去玩。我總是一個人宿舍裏看書做習題。這孤獨的生活過够了，前途沒有什麼希望。同時看見報上，北洋大學在上海招生，他們有工

科、礦科，而且考得好的不須交學費。我就想去考。自從入學以後，更少見父親。就決定寫封信去報告現狀以及擬考北洋的計劃。隔了好久，來了回信照准。學校五月結束。結束後就向父親要了盤川錢去上海。

赴滬趕考北洋大學

又麻煩了老屠將我送上小火輪去漢口，這次輪船白天渡洞庭湖，湖面寬闊無垠就像大海，好在無風無浪，中途經過了岳陽，遠看岳陽樓。到達漢口，閱報知張勳復辟，宣統又做皇帝。在扛伏挑伏包圍搶奪中，找到一個旅館接客，就將行李交他，我提了一個小包上岸到旅館。在旅館中吃飯買到上海的票。當晚下船開船，無心觀賞風景。就在船上溫習英算理化，預備考北洋。到了上海，找了一個小旅館住下，打聽北洋考期及考場。到場就去考了，忘却了考些什麼。同時在報上看見清華招生。知道這學校待遇好，畢業後可出洋。於是也就報名去考。考了兩天，同一個名叫金士宣的考生同座。我記得大家都考得面紅耳赤。不久，清華先發了榜，我同姓金的名字都不在上面，不免有些懊喪。不久報紙上發表了北洋招生的榜，我名列第一，這真叫出乎意外，隨即寫信告訴父親，並且即日乘火車回鎮江轉仙女鎮看母親，母親同廣湘弟都甚好。我就在家休息。等暑假後去天津到北洋大學入學。

忽有轉機去了唐山

事有出乎意料以外者！父親來信要我於八月去北京補考唐山路礦學校入學試。原來我的姨父嚴蔭生當時正在北京交通部供職，他的兒子嚴伯和已考取了唐山，他因為一個人離家老遠去讀書，要約一個熟人去同學，所以就想到我。我父親當時曾寫信說他自己的差事不佳，想不易供應

我到畢業，姨父寫信說以後在唐山讀書費用由他先墊，以後再說，所以我的父親就叫我到北京應試。這一下我倒得到意外的幫助，如若我考取唐山，則以後讀書不再受經濟之威脅。母親就接着忙起來，要把我的被褥洗乾淨，換洗衣服鞋襪做好，更要做一件新的像樣的棉袍。那時津浦鐵路已通車，要由南京坐火車到天津，再由天津乘京奉鐵路（以後改稱北寧鐵路，自北京至瀋陽）到北京。當時二舅父正在南京為津浦南段某包工公司任職員，事前即函請招呼。八月初，辭別母親與鄰舍上京趕考。這次又為遠行，母親更覺淚流不止。我稱明年暑假必可回來以安慰之。好在此時張勳復辟潮已過去，仍為中華民國六年。

到了南京二舅父將我安置在下關交通旅館，說明早過江到浦口乘車。當晚被蚊蟲及臭蟲鬧了一夜未能好睡。次早過江到浦口，二舅父送我上了津浦臥車（二等）。登車後不久開車，車行甚速，沿途兩邊有時阡陌連雲，有時一片荒山毫無樹木。到徐州已甚晚，余累極，即早睡。一覺醒來已到濟南府，隨即過黃河鐵橋，第一次乘火車過大橋甚為興奮。車上乘客都開窗望黃河滾滾。黃河水勢甚猛，水色深黃如泥漿。當日試在車中吃飯一頓，中國大菜甚可口。過德州時有賣燒雞者價約二、三毛錢一只，甚鮮嫩，為津浦路名產。過此則為滄州為天津矣。車到天津時為下午四時許，隨即改乘京奉路二等車去北京。到北京時天尚未晚，嚴伯和姨兄來接，各雇洋車（黃包車）一輛各帶行李一二件直趨嚴府。嚴家住西城，東棧（門）馬樁。沿途先看見前門，巍峨壯觀。前門大街車馬輻輳，熱鬧異常。到達後，見一石庫門，門內一間置馬車，再進則為四合院。正房四大間。對房三間為會客室，左右兩廂。東廂為廚房下房，左廂拆除為花院，房屋矮而整齊。上房為姨父臥房，此時之姨母為大瘤太太之對手，我們也叫姨母。裏間為套房。中間為飯間，吃飯

起坐皆在此。右為客房，我與姨兄同住。晚姨父下班回來，少不了一番慰問。當時吩咐明天休息一天，再打聽補考入學試日期，原來唐山學校交通部立，由育才司直轄。他次日到部向育才司打聽方決定補考日期（因招生日期早已過去）。到期由姨兄陪我到部。一上午考完，補考者僅七八人而已。次日姨父說此次取四名我為第二名，第一名是一姓石的。於是大家心定即候期入學，余當即去函父母親報告好消息。這是我一生第二個轉捩點。假使當日沒有郭蘭石，我小學讀完後，不知升中學，結果將如俞凍子與汪祖福等之一無所成，必在三間子橋頭賣荸薺蘿蔔或推小車拉洋車。又如中學畢業無嚴蔭生姨父之推助，則學醫不成學工不得，即入北洋亦必因經費無着而中輟，其一生之成就亦必無所建樹。人生命運與人生遭遇有關；許多有志者之不能達其目的，未必其本身無堅志無勇氣也！

北平暢遊快慰平生

唐山學校每年九月初開學。當時為八月中旬，距開學尚有廿天，於是由姨兄嚴伯和陪同遊覽北京。嚴家住的地方在安福胡同附近，安福胡同即後來安福系之大本營，靠近西長安街。我們相約乘洋車遊中央公園。公園在天安門西面，路過新華門即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新華宮所在。一進公園大門，就有一廣場，廣場後古柏蔽天，彌望深遠。經過鳥棚，係依幾株大樹用鐵絲網網成者，各種鳥雀上下飛鳴，自由自在。再進到柏樹林中，林下設茶座。有來今雨軒茶座甚軒敞，余等即入座湖香片茶，望來往遊客閒步，心曠神怡，意至得。俄索豌豆糕杏仁豆腐作點心。豌豆糕香甜爽淨係以綠豆泥製成而冰凍者，此後遍遊天下卒未曾有再嗜此糕之美味。美國罐頭湯 (Campbell Soup) 中不帶酸湯 Pea Soup，在未加水而冷吃

時，十分相像，惜此為贗品，未足與比也。

出公園後再雇洋車沿長安東街行，過天安門，東長安門牌樓，沿東長安街走不遠北轉入王府井大街，看見協和醫學院。到東安門外之東安市場，此為北京之最大市場，蓄集一切商品，余見一大書店，內藏書甚多，有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集，紙張印刷誠為平生所未見，當時愛不釋手。四厚本以二元餘買得，從此以為至寶，每開卷吟詠。遊後，即到左邊之東興樓吃便飯。一進門全體廚司伙計同聲大喊「有客」，對初到北京者確係一陣下馬威。飯店廚竈設在大門口，座位設在後進。入座後，茶房即以燙手之熱手巾把遊客並躬身招呼「您好」。客人受此敬禮，不由得心裏覺得痛快而舒服。以後叫菜上菜，其招待之週到，走遍天下也沒有碰到過。當日所吃之名菜有芙蓉鷄片，那鷄片之嫩到嘴即融，有掛爐鴨，那鴨皮之爽脆，絕非別處之北京鴨所可比擬。

過一天又遊城南之天橋。由嚴家乘洋車出前門，沿前門大街一直就到。原來天橋是北京的遊藝場，什麼都有。就像揚州的教場仙女鎮的萬壽司廣場一樣，多為市民之娛樂場所，不過北京為首善之區，人口百萬，中外雜處，廣場之廣與遊藝多與好，皆為天下第一。即以打拳一項言，此中參加者多係天下能手，十八般武器皆精，應為天下無敵者輩。遊至晌晚又乘洋車至香廠一家小飯店吃鍋貼炸醬麵再吃一碗酸辣湯過口。美不勝收。飯後到大柵欄之廣德樓聽京戲。當日有正旦陳德霖之三娘教子，其嗓門之高發音之正又為一絕。

計在北京閒住不足廿日，除到上列各地遊覽外，並曾觀賞十刹海之荷花，瞻仰雍和宮之歡喜佛，參觀三貝子花園之農事試驗場，欣賞便宜坊之烤鴨。並到交通部後身李閣老胡同交通部立鐵路管理學院（即日後交通大學北京管理學院），略看其佈置及設備。午夜自思，在北京時之生活

情趣較在長沙之閉禁生活相去霄壤。又自問係一仙女鎮的鄉下佬如何修得此機會得享受上京之文物風光。乃自勉此後讀書，必學得些本領以保持國家文化而增進民生幸福。此一自矢至十年後方得稍稍兌現，誠不易事也。

唐山路礦北洋大學

唐山是河北省一個小鎮，在天津與山海關之間，初不聞於世，迨光緒初年英人在此開採烟煤，煤為招商局輪船之必需燃料，有開平礦務局。後因運煤至海口關係，由唐山附近之胥各莊至蘆台間開一運河，唐山至胥各莊間約七英里地勢崎嶇不便運河，另築一鐵軌路用驢馬拉運煤車，不久改用蒸汽機關車就變成鐵路。後來此鐵路西展至天津，東展至山海關，原為津榆鐵路，再次展延即成為北京至奉天之京奉鐵路，後稱北寧鐵路。有路有礦而當時中國沒有專門人才，遂在唐山設唐山路礦學堂（一九〇五）專門造就開礦及築路人才。初招生時無人應召，為鼓勵學生來源起見，除不收一切費用外，並每月津貼學生紋銀若干兩。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那年七月張勳復辟，段祺瑞討賊，八月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加入戰團；供應大批華工為其大供獻。此時唐山路礦學堂已歸交通部管轄，取消每月學生津貼並收取學膳費若干，其名列第一者免收學費。兩年預科四年正科，六年畢業。畢業後由交通部派往各路礦務服務。第一名更派往美國深造。當時中國大學畢業生每到畢業即失業，惟交通部所訓練出身之路電郵航四種畢業生及海關學校之畢業生，一經畢業即得奉派職業，故每年投考者與年俱增。一經考取，即可安心向學，一生不虞失業。因有此一端，唐山教師管理及勵學兩方面非常嚴厲，一年不及格降班，二年不及格開

除，毫無商量餘地，至於品行不端查有實據者隨時開除，學生無話可說。

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學校開學前兩日，姨兄嚴伯和（學名嚴元龍）與我乘火車赴唐山。我們約好到天津下車後看看北洋。北方秋天天氣非常爽。開車後無事可做即遙看窗外田野風景，沿途經過豐台、廊房、楊村等即達天津總站。此為西站，距北洋大學較近。我們下車後，即雇洋車去西站北洋大學。大門口向懸有此次考取新生之名榜。我名列第一。同榜者有葉秀峯，係揚州八中同學，即入內尋訪，並得參觀其宿舍。他當時告我同榜錄取者尚有曾憲浩（養甫）、陳祖燕（立夫）諸人。後來到社會服務與此三公來往較密者，皆因當日同榜之淵源也。小食後即回天津總站再乘車去唐山。車行約四小時，沿途經過塘沽、蘆台、塘坊、胥各莊等站。過塘沽後人口即覺漸稀，而田畝亦不若京津間之整齊，再東行則農事漸少而鹽田增多，一片灰白不見青綠矣。到唐山站後，我倆又雇車到大學堂，出站沿鐵路圍牆一直向西行，沿途植柳槐，而沙灰撲面，道外有農村三五，村外有煤山。後來方知此為人工造成之煤渣山，（緣煤中有石，棄石所堆之山也），約廿分鐘即到頂頂大名之唐山路礦學堂。

校地廣闊教學嚴格

遠望唐山學堂即如一大村寨，四面七八呎高之石圍牆，四角並有碉堡。圍牆內外密植洋槐，綠蔭蔽天，進鐵柵欄門有校工數人來接，稱為預科新生即帶入宿舍指定房間。六時搖鈴晚膳，即入飯廳進食，每桌八人，四菜一湯。校本部主要建築為東西兩大宿舍，宿舍為兩層樓，每層有房間十六個。校內佔地甚廣，其建築物佔面積約四分之一，其餘四分之三則為草地或足球場。到處有水泥人行道可通，看來十分滿意，惟一思慮

即自問能力能否讀完畢業耳。

次晨校方命所有新生到教室再應試一次。試題有英文數學物理化學四門。結果我被提升為預科二年級，當日移住東宿舍樓下某號宿舍。原來正班生人數不多，宿舍不滿，預科二年級可遷入，而預科一年級學生仍住新宿舍。我與安徽全椒人朱泰信（階平）同房。

開學並無典禮，亦無校長訓話。校長為何人，其容貌行動如何，我全不知曉。早飯仍八人一桌，稀飯，各人有小饅首兩枚，小菜四碟，有鹽菜、鹽蘿蔔、炒蛋、豆腐乾。舊同學有將饅首叫廚房炸炒者，法將饅首切片浸入雞蛋再加油炒，初次嚐試，甚香脆，以後即每日照辦。飯後開鈴即去指定之預二課室，人數不多，約廿位。預二課程為中英算理化。中文先生係一無錫人，已忘其姓名。每星期兩堂，英文為李先生裴英福建人，每星期八堂，滿口英文，不說一個中國字。（以後四年都是他，他確沒有在黑板上寫過一個字！）數學為嚴家駒先生，福建人，每星期亦八堂。為人和氣而嚴厲，每日上課先驅全體學生上黑板做題目，然後講書，或先講生書再叫上黑板，向不收學生練習簿亦不看家課。理化在西教室上課，樓上為化學課堂及實驗室，樓下為物理課堂及實驗室。化學先生是美國人叫Barton，為人極凶，而對學生毫無禮貌，開口就罵。否則默不出聲，以兩眼巡視羣生，若不足為訓者！現在想起來，那一種帝國主義神氣，大概在美國奴視黑奴成爲習慣，把中國人亦當爲黑人看待也！我對他頗有反感，故對化學無興趣學習。物理先生加拿大人（忘其名）頗和善努力，明知學生對英文解釋之語言不甚清楚，他就每天將當日課程自寫筆記，在黑板上慢慢寫出；有時整堂課即在抄寫筆記。但經此一寫，學生對於這課已有相當了解。再由他慢慢解釋，則每日課程甚多了解。理化每週各六堂課。

每日下午三時即沒有課，大家自由活動，有的即開始將本日課程研習，有的就在球場打球。我們沒有手工沒有圖畫也沒有什麼正式的體育，各人自己愛如何運動即如何運動。而球場所打之球，我記得只有三種，即足球、網球、棒球。我的姨兄是足球隊中堅，許多先生課後打網球，所謂棒球者亦祇見兩人在宿舍前廣場練習揮球接球，並不常見有比賽之事。

在晚飯前後一小時，自由活動為極盛時期，有拉胡琴者，有唱二簧者，有下圍棋者，有三五坐草地閒話者。我的最高享受是坐在宿舍前走廊看校園風景及校外平野，有時京奉火車走過，每認為一景，那時夕陽返照，一列客車蜿蜒游行於天際，漸行漸近，又漸行漸遠，終於不見踪影，祇聞其聲之隱隱然。此時心境平靜無雜想，自覺幽然。

六時晚飯，七時自修。自修時各人在室內據案研討，靜極無聲。我與朱泰信各據己案思考，有時覺他在對我講話，我問「你同我講話？」他說「我沒有，但也覺得你在同我講話！」兩人腦神經活動必散出電磁波，若彼此波浪偶爾同一振動時，則自起共鳴，起共鳴則覺彼此之存在。此時此境，空虛縹緲，如游魂如登仙，蓋人生極樂世界也。十時後，人聲漸起，蓋大家功課做完，正尋伴談話或吃花生糖菓作為消夜也。十一時熄燈。電燈由本校電廠供應，電廠在飯堂右邊，係燃煤之蒸汽發電廠。

學生治遊開除學籍

每晨七時起身，洗漱進早餐後即在宿舍準備上課。星期六下午無課，學生此時或到浴室洗澡，或約友人去唐山市購物或打牙祭。唐山街道頗污穢，有大小店面賣日用品，有幾家飯店及旅館。街上人多廣東人。所有開採煤礦及鐵路工廠洋

灰工廠之技工多係廣東人。街上店舖，許多為廣東人所開設。我們所常去的一家飯店叫養正軒，即廣東菜館，我們最愛吃他家的炒麵，兩面黃，及炸生蠔，都是外面清脆而裏面鮮嫩，美不勝收。

由校到街約一英里許，有時走個來回，有時乘洋車。但除一段沿鐵路鋪之洋灰路面外皆為土路。北方乾燥，沙灰撲面，與北京之「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無甚分別。回校後必先洗臉不可，蓋鼻孔、眼孔、耳孔、口皆皆滿孔泥土，不洗不行，所以在北方應酬，無論到朋友家茶館酒店，一進門就有工人敬一手巾把，以拭淨手臉。我們都稱上街為入地獄，以上街為苦事。然而亦有不盡然者。在我四年唐山生活中即有三人以上街為樂境而被開除。

有一個方姓兩個顧姓者以去街為樂事，原來他們常去街上聽戲，叫「落子戲」。有大鼓雜唱等，我們聽來不懂。他們常去就聽出癮來，始則週末去，繼則常去。學校十一時鎖大門，他們過時回來不得其門而入，就爬牆回校，有一次被學校知道，被校長訓斥一頓，記過了事。不久他們又犯了，據說他們其中一個看上了了一個女戲子，家裏又有錢，所以頑得起勁。學校就把他們三位開除了。唐山學生因二年連續不及格開除的甚多，因品行不及格，據我所知，即此三位而已。

預科二年級很容易地過去，大考終結我考得第一，下午免費入大學一年級，宿舍改上一層樓仍與朱泰信同房。樓上瞭望唐山原野，眼界更加遼闊，每日下午走走廊遠望，確為一樂。走廊寬約八九呎，廊邊有磚砌欄杆。東西兩宿舍雖為兩個建築，而走廊平行，看來甚遠成一線。西宿舍為高級生宿舍，我們低級班看來甚為尊嚴，對之頗有敬意。

閻羅王上課的情景

一年級課程除國英算照舊外，添了工程力學，測量學及機械畫。測量及機械畫教員係伍鏡湖先生，廣東人，在東講堂樓上。其人矮胖，甚溫和，每日下午上課。力學教員是羅忠忱先生，他教書甚嚴，同時他是教務長，據說學生之開除與否是他的職權，所以全校學生沒有不怕他的，他是福建人與數學教師嚴先生(C.C. Yen)同鄉，大家稱他們二位為「閻羅王」。學生在他們堂上沒有不用功的，也沒有自己有把握能及格升班的。學生怕羅先生的程度比嚴先生更甚，在嚴先生數學堂上，學生還敢自由地移動移動，或眼睛看看窗外的林木風雲。在羅先生力學堂上，個人必恭必敬地正坐着聽講，手上不停地寫筆記，先生在黑板上寫算式時，學生才敢用刀削鉛筆。但當削筆時，他偶一回頭，學生會唬得將削筆的刀落在地板上，有如是者。考試時，會全班不及格，弄得鬼哭神號。自修時，整天弄他的力學。弄得昏天黑地，愈怕愈算不出來。有的時候，上堂直抖。他並不像化學先生之罵人，瞧不起人；他勤勤懇懇地在講在算，學生恭恭敬敬地在聽在抄，下堂後自習起來就碰到許多困難，我與朱泰信兩人合作起來還算成就了不少；每晚同班同學來我房請教者甚多，但講不勝講，時間實在不夠，就將練習簿借給他們抄，抄完後仍不懂仍來請教，所以我們兩人特別忙。先忙自己的課，忙完了還得講給他們聽。講一遍兩遍以至三四遍，於是乎我們自己倒弄得更熟了。

學期考試，只有我一個人及格，六十五分而已！慘極！大家的精神都集中於力學，其餘功課都容易打發，即數學亦比較容易，至於化學實驗更是按圖索驥，照指示辦法一步一步做去，似乎不需用多少思考力，大有藉此休息腦筋者。測量在室外活動尤為同學所歡迎，亦多藉此調劑緊張生活。英文李斐英先生講修辭學講沙士比亞本事，講時端坐講堂，兩隻手不動不寫，全靠嘴說。

亦不常作文，作文時每人須做一句送開一句，下課收去後，一去不返，向不發還。我對他印象不佳，自己常說，這樣做教師倒不很吃力；回家後毫無準備亦無工作。其人甚文雅，每植手杖行。有時兩手垂在背後，弄手杖上上下下擺動以示其閒雅。所有教師都住在內，他同他的夫人獨住在校外教員住宅，與療養室相聯。下課後，同他的夫人在校外馬路上散步。生活幽雅得很。他是基督教徒，每星期日下午三時至四時，有一位英國老牧師到他家客廳同幾位學生信徒講聖經。我也被邀去過幾次。到會者祇三五人，而老牧師老態龍鍾，每次由唐山市植杖步行來會。說話聲音已不甚清楚而兩耳不靈，故彼此交談不易。講後由李先生家供應茶與餅干，到點各散。彼此都無甚深刻印象。余與基督教接觸此為第一次，沒有學到什麼，連英國人講話是怎樣的都未在腦際留下印片，國文每星期兩堂更是應景而已。

一年級課程完了，年考時我仍得第一，殊出意外。次年又不繳學費，每年費用不足二百元，皆由嚴家代付。入二年級時為一九一九年九月，那年五四正是中國文化革命開始的大時代，我們得躬與其盛。

兩個時髦的名女人

暑假我先同嚴伯和姨兄到北京嚴宅住了些時。在嚴家就認識了兩位時髦的女士。一位是匯豐銀行買辦鄧君翔的三姨太，嚴家以及她的朋友都稱她為鄧三太，她很有錢，與嚴家來往甚勤；因為嚴家姨太太與她身份相同，均為幼年失學全靠色相混世的脚色。嚴為上海人，鄧為宜興人，同為江南風頭人物。當時北京政府與英國借款，必向匯豐銀行接頭，而匯豐惟一中國買辦鄧君翔。鄧因是致富，且與中國政府來往，官方勢力亦極雄厚。鄧在家鄉有正太太，在北京有兩個姨太

大，分住東西兩城，專與官太太們結交。鄧老三年輕，白衫黑裙白皮鞋之學生裝。我們到北京時，她常來約嚴伯和去中央公園打網球。嚴比我大兩歲，她比嚴大五歲，生得姣小玲瓏，兩人同行很可充一對兩小無猜。她有馬車也有汽車，到處行得通。她有一個女傭人，與她差不多年紀，但比她高而壯實。她梳分頭，着男人裝，陪着女主人到處游覽行樂。她如不開口，誰也不知她是女身。鄧老三就靠她做伴。鄧好交遊，常請客。有一次請嚴家全家去遊頤和園，吾亦得沾光一次。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路途不易去，但乘汽車約一小時許即到，到則為富麗堂皇所吸引。一進門先看見一個大湖，即昆明池也。池邊有長廊約里許皆金碧相映，一望無際。穿廊則為萬壽山，山上有宮殿，入殿看園外西山蜿蜒，樹木葱蘢，真仙境也。下殿沿廊行到盡處則為石舫，時荷花正放。一片園綠中偶有一二紅點攢出，陣陣清香沁入肺腑。余自幸識此江南尤物也。聞此人甚孝，曾為其父母在家鄉置田數百畝造屋若干間，供應弟妹生活並資送男女姪兒入學讀書。及為鄧君翔離去後，伊即歸母家終老云。

另一女士為周季琴君，廿一歲守寡，有一子約三歲。北京貝滿教會中學畢業。其父為交通部電政司長，係我姨父嚴蔭生之頂頭上司。她常到嚴家玩，識鄧老三而不甚交往，蓋身份不同，不容隨便也。健談而聽者如嚴姨太太鄧三太等皆不感興趣。我與姨兄回京則伊常來談學生活動之新聞，講得口沫四溢，頭筋暴露，興奮時立身倚桌而大聲呼。有時鄧老三約嚴兄出去，伊則對我獨談，我則含笑靜聽。談之不休，嚴姨太太屢送瓜子來，我則頻頻以瓜子來擊破單調。伊走後，而我之腹痛矣。瓜子害人。有時被邀到她家去，她住父母家，因得見其父母並其兩妹及一堂弟。父母祇有三女而無兒，故將其叔之子過繼而為子嗣。二妹美麗豐腴，儀態萬方；三妹十三四歲有稚

氣，學得一手好字，我去則寫與我看，甚好頑。約二三年後我再到北京時，嚴姨母告我，她家出了一件不幸的事，即其父母之頓始子與其三妹發生戀愛，二妹有孕矣。余深代惋惜。正談間，秀琴來。她自解釋說「我這位堂弟係我叔叔所帶孤兒並非己出。故現在二妹與其結婚即住在家中。」我等自然敬聆受教，不贊一辭。周家住安福胡同，中國歷史上有名之胡同也。

暑假中我曾有用來回鐵路免票回家探視母親一次。家中一切如舊，強老太太及其子仍在右房。弟弟已四五歲正在奔跑有勁。我住兩星期仍回北京等候開學。在家時母親曾對我說她的乾女兒王靜貞的父親王鐵梅先生死了，她的母親派人來要求將小女王靜涵與我結親。同時又說她一個人在家無人照應，而我又遠在唐山，假使生病等等就無法應付，她想就答應了早些結婚云云。我就說結婚尚早，應向父親說明由他做主。

當年回校是二年級。課程方面，力學已完，加了材料力學及建築材料，由伍先生教。解析幾何已完，加了微積分，也不是嚴先生教而由一位新先生教。從此由「閻羅王」方面解放出來，精神為之一暢。中英文都沒有了，又加了些工廠實習。學校擬加設機械工程科，新請了一位美國留學的羅英傑先生，廣東人，白淨矮小，穿長禮服，戴黑色高禮帽，英語流利，風頭十足。據說他畢業後曾在美國工廠做事多年，他擔任我們的木工實習，自然游刃有餘。聞彼當年籌備機械科，擬設機車工程、熱力工程、機械工程等，並另請美國人為專科教員。

訂閱中外雜誌及中外文庫

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